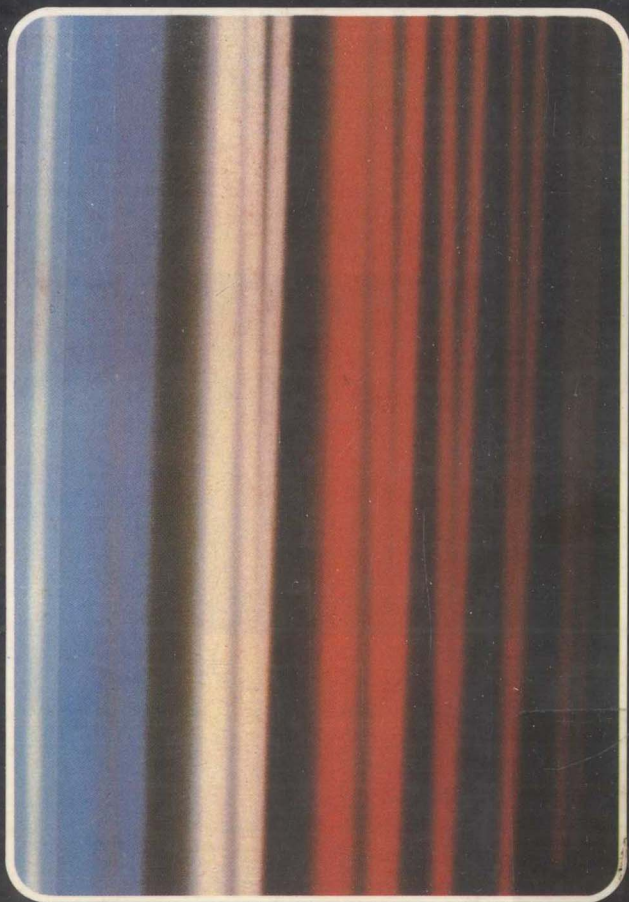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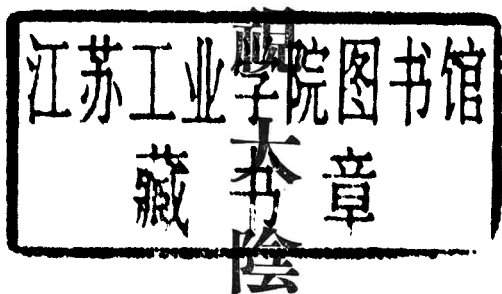
科幻叢書

電視大陰謀



國家科幻叢書 7

電



陽
陰
謀

王 凱 竹

國家出版社印行

不准翻印 有著作權

■ 電視大陰謀

國家科幻叢書3

特價：80元

總策劃：林洋慈

總編輯：王麗芬

譯著者：王凱竹

出版者：國家出版社

發行所：國家書店有限公司

郵撥帳戶：一〇四八〇一號

公司：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26之8號三樓

電話：391-2425 · 391-4261 · 391-7918
392-6748 · 392-6749 · 351-0917

印刷所：嘉信印刷廠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632號

70.1 出版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國家科幻叢書」序

自從阿波羅太空船成功地在月球上登陸之後，人類對宇宙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宇宙不再是一個「廣大無垠的另一世界」，地球也不再是「狹窄長巷裏的內院」，人們似乎認為宇宙已探囊可得。它揭穿了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間的迷障，也提起人們對科學的興趣，不斷地編織出對未來世界的冀望與啓迪。

科幻小說正式名稱爲科學小說 (Science fiction)。科幻，顧名思義是科學與幻想二種模式的結合，並且成爲科學與文學間的一道橋樑。它並不故弄玄虛，而是將科技理論（無論是現在或未來）以小說型態呈現給讀者，增加其趣味性與幻想性。因此「科幻」二字遠比「科學」更恰當也更吸引人。

一本好的科幻小說必須合乎邏輯，不與現實脫節，而且更應該具備「未來歷史」的本質。它與靈異神怪的故事截然不同，它不是妄想，而是真誠地對未來變化做出戲劇性揣測。其

價值不在於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在於提出正確的問題。科幻小說的範圍並沒有限制，主要還是著重於它在讀者心中產生的持續感。雖然發生年代大半寄託於未來，可是却使讀者感到就發生於眼前。換句話說，讀後所產生「煞有介事」的感覺，就是科幻小說成功的要素。本叢書即針對此原則，使科幻主題涵蓋了海洋、太空、心靈、電腦、外星人等類別，陸續地將正確的科幻觀念介紹給讀者，是一系列極具啟發性的讀物。

科幻文學已逐漸成爲西方文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但國內尚處於萌芽階段。雖然這些年來曾有人譯著科幻小說，偶爾電視、電影也曾放映一些科幻影片，但始終未能蔚爲風氣。筆者認爲要使科幻文學在國內生根，除了要借重大眾傳播鼓吹科幻文學的時代意義外，正本清源仍需由科幻小說入手，灌輸國人對科幻文學的觀念。

由於「科幻」能很準確地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科技水準，也能觸發人類對未來的思考力，因此筆者深深希望能藉此叢書引起大眾對科幻的注意與瞭解。我們深信科幻文學必能因此爲現代文壇帶來新局面，同時也更激發國人探討科幻的興趣。

處於孤寂的深夜中，麥洛倫總覺得自己的情緒愈來愈低潮，應該想點法子使自己振作一些。也許他可以打開冒險故事頻道，看着奔騰跳躍的畫面，注意一下導演如何使動作充滿火爆，雖然故事很空洞，但是觀眾仍覺津津有味。不過在這個時間，他對演員們是否賣力倒不想過份計較。

他也可以轉到新聞頻道，研究一下競爭對手們的技巧，他覺得可以從這些人學到不少東西。他可以記下那些表現不錯的導播及攝影師的名字，下次見到他們的時候，可以好好恭維一番。但是現在他提不起什麼興趣。

要不然他也可以試試教育媒體，像古典戲劇、歌劇、記錄片或是電影教學之類。但他已經滿腦袋的戲劇、新聞和記錄資料，如果他還想知道什麼，杜米諾隨時可以告訴他。所以看這種東西一定乏味至極。

無論看那個頻道，他都可以一直撐下去，整夜不睡。但他絕不會嘗試愛情故事頻道，這種東西不太適合他，當然他不會承認這一點，只能說時間過得太快，沒留下機會讓他看這種東西。

他坐在一張古意盎然的桌子前面，眼皮一直想闔攏，最後把頭擱在手臂上休息了片刻。他就是麥洛倫，一個大眼睛的人，他的頭很圓，幾乎已經全禿，下顎短而寬。他的軀幹寬厚結實，四肢修長靈活。他的儀表出眾，看起來的確像個充滿能力的至誠君子。他的嘴唇有些習慣性的往上翹起，始終保持一個很有自信的微笑，這是他最能吸引觀眾之處。

他那面帶微笑的臉，老早以來就已成為他獨特的標誌，人人都認識他，從不需要出示記者證。當他在紐約的時候，住在一間單身公寓裏，可以從高樓頂端俯視中央公園。但他很少在家，除他自己之外，大概也從無外人到過這裏。他鰥居已有相當時間，所以對房內這些珍貴藝術品他並無歉疚之意，因他的確沒有時間料理這個家。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在此處，大部份時間都聽點古典音樂，只要他在家，錄音機總是開着，好像要把屋裏的鬼嚇走。他坐在那兒，臉色有些蒼白，通話機擱在手肘上。在他面前有一排指示燈，忽然其中一個閃亮出紅色的光芒，這使他由朦朧中突然驚醒。擴音機自動發出聲音：「麥先生。」

那個聲音相當保守，音調很平淡，一個沒有靈魂的人或許會很欣賞它。麥洛倫轉過身來

說：「說吧，杜米諾。」聲調中透着很有興趣的樣子。

「我有一段新聞快報。」

「說啊。」麥洛倫一直給人一種印象，如果有人能爲他節省點時間，他會百般感激。他常把這種態度顯示給那些有名的被訪問者，覺得十分有效果。

「路透社報導說，華樂吾並沒死。經過長時間特別治療之後，他差不多已經完全康復，很快就能回到崗位上。」

麥洛倫坐回椅子中，頸部的肉堆滿在他下顎上，一隻眉毛禁不住揚起。他捏着手指關節說道：「你最好把全文唸出來。」

「好的。」伯恩，九月二十九日電。一位兩度榮獲諾貝爾獎金的生命科學家說，華樂吾不但活着，而且很健康。林白博士在伯恩時間三點三十分宣佈，太空人華樂吾在六月間由於太空梭墜毀在撒哈拉沙漠，曾被認爲死亡。但由於他的逃生艙及時彈射，已墜落在阿爾平峯頂，離著名的林白療養院很近，華樂吾受到嚴重的創傷。林白說，如果當時立刻把這件事公布，外來的協助或建議只會使適當的治療受到干擾，所以延至目前才公佈。華樂吾現在已健康如昔，在林白作此宣佈稍早之前，已先行通知聯合國太空總署。太空總署命令華樂吾隨時準備離開療養院，時間尙待決定，林白表示可以回答太空總署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但拒絕新

聞界「在此時」前往療養院採訪。快報完畢。以下是對通訊社經理的通知：我們將採訪太空總署歐洲分署。路透社非洲區請採訪太空總署星際控制部門，火速將消息送回。路透社紐約區也採訪此地的太空總署。路透社國際部待命。」全文完畢。」

麥洛倫毫無目的的點點頭。「你認爲是真的嗎？」

「根據報導，林白對這件事處理的手法十分逼真，由頭到尾毫無破綻。根據這些，結論是華樂吾的確還活着。」

「混帳，」麥洛倫道：「混帳透了。」



他的手指不斷地輕敲於平滑的桌面上。他左手的指甲比較長些，但右手的指甲則被磨短，指尖處現出不少的老繭。在他客廳中，有一個地方懸掛一塊相當大的藍色絲絨，上頭還有些銅鈎伸出來，上頭掛着好幾種古式的弦樂器，這也許就是他指甲磨短的原因。他把椅子轉了一圈，拾起一張形狀相當奇特的吉他，將它掛在銅鈎上，然後雙手枕在腦後。

「杜米諾。」

「是的，麥先生。」

「從其他媒體又聽到什麼嗎？」

「你是指華樂吾的報導？」

「當然。你最好把這個消息放在第一優先，隨時報告給我，有什麼改變我再通知你。」

「完全瞭解。首先是所有其他新聞社都引用路透社在瑞士和聯合國的報導，並且一直追問詳情。美聯社駐伯恩的特派員說他在電話中無法說動林白，也無法到療養院，因為它在山頂上，只有一條路可以上去，而這條路却是私有財產。合衆國際社把華樂吾和林白的檔案磁帶又搬出來，配上一些背景說明，並且把太空飛機失事的經過又重述一次。他們沒有任何實質的東西，只是提供用戶一些老玩意兒而已，當然他們也很希望能儘快得到新的線索。各大報系在基本上情況也差不多。」

「塔斯社在幹什麼？」

「他們到現在還沒把消息透露出去，只打電話給真理報和伯恩。真理報已經在明天第三版留下空位，但是塔斯社駐瑞士的人員跟美聯社一樣，完全不得其門而入。他向總編輯報告了他的想法，他推測林白在短期內一定會召開大規模的記者招待會。總編輯認爲他完全胡扯，但也開玩笑地附和一聲『我很同意』。」

「嗯，還有那幾個電視網呢？」

「他們反應很劇烈，但都還在等候電話通知細節。娛樂網路播放不少伯恩和奧伯蘭的雪

景幻燈片，配上旁白說明，大概所有山區雪景都已包括在裏頭。他們在報導這個新聞快報之後，又在附屬的新聞頻道打出字幕。不過這些新聞還是脫不了那些太空飛機的老套。沒有人有進一步的資料。」

「很好，我想我可以讓你處理這件事。你就說林白博士已經公佈一項很驚人的聲明，但要隔一夜才有進一步的消息。下一個地方是聯合國太空總署，你弄到什麼消息？」他拿下另一把吉他，用手指輕輕撫琴弦，發出嗡嗡之聲。

「星際控制部門決定不容許任何分支機構隨意發表聲明，但是它們的官方聲明已經準備好，即將由總部發佈。在各主任之間有兩份草稿正在傳閱，一份是表示驚奇與欣慰；另一份當然是對外界的誤傳表示遺憾，因為這對華樂吾上校的過世非常不敬。除非他們從伯恩得到證實，否則這兩段聲明都不會公佈。太空總署的一架行政專機已由那不勒斯飛往伯恩，沙克爾在飛機上，據說他是去渡假，所以這次飛行並未對新聞界公佈。」

星際控制部門的工程單位已經通知所有的辦公室，將他們對六月間華上校太空梭完全墜毀的評估報告撤回，將進行重新檢討，但情況還不十分清晰。非常明顯，太空總署的人個個都被從床上叫起來，重新審核他們的記錄。」

麥洛倫無心地輕扣着吉他，似乎想把那些古老的音符與樂句從琴箱中敲出。斷斷續續的

旋律未等到連接在一起，就已消失在空虛之中。

機器那種略帶威迫性的聲音仍繼續下去。「星際控制接到林白療養院的電話。根據聲音、外貌、和談話內容來看，打電話的人就是華樂吾。他這個電話已加強林白聲明的正確性。但他已接到命令，在沙克爾和其他人員跟他會面之前，一定要保持緘默。所有太空飛行站及辦公室都接到星際控制部門的命令，不得對外隨意發表言論。至於華樂吾電話內容，太空總署並未提供給新聞界。」

「真把你忙壞了。」吉他無意中發出一段連續的旋律，麥洛倫驚奇而愉悅地對它眨眨眼。但他此時已無心再彈奏下去，就把它輕輕地靠在身後的吧檯邊。他站起來，雙手深深地插在口袋裏，覺得肩膀有些酸疼僵硬。他緩步來到窗前，凝望腳下的曼哈坦島。

華樂吾的奇蹟——或者應該說華樂吾與林白的奇蹟——已經演變成爲一件事實，但是無論怎麼看，它都不像一件真事。麥洛倫摸摸上衣口袋裏的電話機，由於有杜米諾爲他負責秘書工作，非到必要電話鈴並不會響。

他知道自己住在一個無聲的世界中，但影像卻不斷在變幻。在他上方，以及全世界的上方，這些衛星中繼站正全力傳輸由世界各地所發出的新聞資料，它們日以繼夜地工作，分佈在各層軌道中，從一般同步軌道，一直到地球與月球之間的超級同步軌道，真是千變萬化，

使地球及其衛星成爲兩大通信中心。

在他四周，無論是高山頂上，或是深海之中，另一個更密集、更忙碌的網路正將資料由發射站傳送到接收站，來來往往，永無休止。

這是一個充滿喧嘩的宇宙，麥洛倫忍不住要這樣想，這些唧唧喳喳的聲音已將整個世界嚴密地裹住。

他又想到林白，他的診所爲大半個世界的嚴重傷患提供服務，而且它的費用也按照患者的付費能力來決定，他們悄悄地實施這種政策多年，從未正式公佈過。院長林白在大眾的印象中，不但正直而且富於研究精神，他醫院的廣濶及設備的完整也是有名的。最爲上流社會人士所稱道的則是他對皮膚移植及膚色更換方面的服務。

在這位臉上長滿壽斑的老人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之後，十分鐘之內全世界就有二十億人得知這件驚人的消息。沒人知道有多少電腦要處理這件信息，也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微縮系統要記錄這個資料，更不知有多少電傳打字機正匆忙地將此消息印出來。

他搖搖頭，又轉向他的終端機前。「如果不把路透社所宣佈的華樂吾資料考慮在內，你認爲華樂吾還活着嗎？」

「不會。無論生或死，期望找到他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事。所有對太空梭墜毀事件的調查

都顯示出，燃料爆炸所引起的高溫已遠超過全部有機體及大部份無機體零件的燃燒點。這些研究也指出，在爆炸之前並未有任何警告。每個研究也都指出沒有任何物體能加速逃出，其速度比爆炸更快。這些太空總署的調查結果也完全能符合逃生艙的加速能力。最末一點，這也與我當時爲你所作的評估符合。」

「所以華樂吾早已成爲正急速膨脹的高溫氣體的一部份，對不對？」

「不錯。」

「所以你目前估計華樂吾還活着，完全是以路透社的資料爲基礎。」

「不錯。」

「爲什麼？」

「一般常識。」

「因爲路透社平常很少把事情弄錯，更不會故意撒謊；而林博士的確發表了這項聲明，他也沒有理由撒謊，對嗎？」

「完全正確。」

麥洛倫對機器笑一笑，態度非常溫和，非常真誠，就如兩個小孩互相傾吐心中的一點小秘密一般。

「那你如何擬想華樂吾奇蹟式的復活？你認為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我相信他逃生艙墜落軌道的終點的確在林白療養院附近某個地方。我可以假定他受了極嚴重的傷，所以林博士的醫術再高明，他也得花上這麼長的時間復原。林白兩度獲得諾貝爾獎金，都是因爲在人工腦細胞再生和腦細胞記憶功能方面獲得重大突破。所以他要是爲華樂吾創造一個新軀體，我並不會感到驚奇。像這類的重建工作，林白在多年前就發表過不少的論文，目前各大醫療中心在這方面的研究都已有相當成果。所以我預測林白現在已經有能力進行這類的手術，何況他有完善的設備和一位值得動這種手術的病人。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自我會逼他去做這件事。」

「華樂吾還會是同一個人嗎？」

「假如他腦子沒壞的話，當然還是。」

「仍然有足夠能力領導外圍行星的探測？」

「有能力，但是多半不會這樣做。因爲他已經跟太空活動脫節了三個月，所以巴巴雪維里少校必然要繼續擔任指揮官的職務，如果華樂吾一回去，巴巴雪維里少校一定要晉升到上校的階級才有資格指揮華樂吾。但是這樣一來，又違反了蘇俄的一貫政策，他們在太空人未很成功地完成任務之前，並不願意將他們晉升。所以華樂吾多半不會參加這項太空任務。」

「如果巴巴雪維里也出事了呢？」

「在基本上就跟華樂吾所遭遇的一樣，太空總署會指派另一名候補人員，而且……」

麥洛倫冷笑道：「胡說八道！」

經過短暫的停頓，那個聲音又緩慢而慎重地說道：「也許你對，輿論必然會要求華樂吾恢復原職。」

麥洛倫冷冷地笑一下，用手揉揉前額。「說說看，你仍然非常確定沒有別人推論出跟我們一樣的結果？」

「完全確定。」杜米諾似乎對麥洛倫話中的含義感到震驚。「這需要大量的資料結合才能得到這個結論。我會不斷地查核這件事。不過我相信沒人知道你我已掌握這世界。」

「是不是有人知道這世界已被人掌握？」

「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問題。就像沒人知道男人心裏想什麼一樣，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想，大家永遠不會溝通，除非能面對交換意見才有可能。」

「你的意見是說，除非大家結合起來產生具體行動，否則光懷疑並沒有意義。但是要結合就一定要先溝通，而你有把握偷聽到他們在談些什麼。這的確使人放心得多。」他又朝窗外瞭望夜幕籠罩的曼哈坦，它像光怪陸離的大西洋洲漂浮在淡淡的光芒中。「也許我想得太

多了。」麥洛倫口氣有些軟弱。

機器在沉默相當一段時間之後，又說道：「告訴我……」

「說吧。」

「在你問過前面那些問題之後，爲什麼會問起這個問題，它們有什麼關連？」

麥洛倫眨眨眼，當他發現杜米諾常想抓住他的直覺時，就禁不住這樣做。在他回答話聲中，那種特有的瀟灑已經逐漸消失。「因爲我們剛才已經發現這位偉大的林白博士不但是個騙子，而且是個狗腿子。這是一件非常重要，但也很悲哀的事。其實華樂吾並沒活過來，他是一位很好的年輕人，非常優秀，資歷頗佳，沒有任何人能取代他，只可惜奇蹟並沒有發生在他身上，就像你剛才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能救他，我們一定會這樣做，但你我却插不上手；而且坦白說，我也很高興自己不必去負這個責任。如果在他失事的時候，我們能將他救回來，那我會十分高興，但他所遭遇的是一件致命的意外事件，整個情況就完全不同。」

麥洛倫臉上已無一絲笑意。「現在已經不再是華樂吾的時代，死人不能再復活，這樣做等於想抹殺歷史。我絕不能容許這件事發生，但它竟然發生了，所以我把它視爲一種對我個人的挑戰。我很擔心這也許是個惡毒的陷阱。」

他抬頭向上望望，不少的星辰落入他視線中。「有人對歷史感到不滿意，這就表示對我